

公司治理条件下客户公司与审计师的博弈分析

王菊仙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佛山 528300)

【摘要】本文分析了客户公司与审计师之间的博弈过程,从而得出:通过静态博弈,审计师根据公司治理状况决定审计资源投入量和审计价格,从而决定审计费用;客户公司根据审计费用决定用于公司治理的资源最优投入量。而动态博弈的过程则揭示了客户公司通过聘请审计质量较高的审计师,可以减少用于公司治理的资源投入,但需要负担更高的审计费用来达到降低代理成本、最大化公司价值的目的。这意味着无论是在新兴市场还是在发达资本市场,审计在公司治理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关键词】公司治理 客户公司 审计师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2002年的安然事件导致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破产,该年度接连不断的美国公司丑闻让人们产生如下疑问:如果以公司规模和存续时间反映公司治理状况,为什么这些历史悠久的大公司会出现财务丑闻?是公司内部治理没能发挥作用还是外部审计失职?2002年7月,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指出一方面要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另一方面要严格监管审计业务,不仅要求审计业务与咨询业务分离,还提出了审计师轮换制度。采取这些措施旨在降低公司管理层盈余操纵的可能性,减少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增加公司价值。基于此,我们思考如下问题:公司治理作为公司内部监督机制,与审计作为外部的事后监督机制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对于公司治理的资源投入和外部审计资源的投入,公司是如何抉择的?审计质量的差异是否会影响资源投入量和审计定价,这种影响的过程是怎样的?

公司治理作为一种事前监督机制,目的是减少代理成本,降低盈余操纵的可能性和程度,形成和保持管理层与股东利益的一致性;而审计作为一种事后监督机制具有同样的功能。从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我们试图将两种监督机制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不仅研究公司在进行公司治理和聘请外部审计之间如何选择资源的投入量,而且将审计质量纳入模型,证明它如何影响公司价值和审计定价。这些分析是基于公司和审计师就资源投入量选择的相互博弈展开的,博弈的结果是公司选择最优的资源投入量、审计费用以及审计质量,而审计师会提高审计质量和自己的声誉。模型建立和推导的结果解决了上述相互联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澄清了外部审计作为公司治理的主体不仅出现在新兴市场(Fan等,2005),而且出现在美国等国家的成熟市场(Frankel等,2002)。另外,我们改进了Simunic(1980)关于审计定价的模型,不仅从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角度进行分析,而且在模型的推导过程中考虑到了审计质量。

一、分析框架与文献回顾

对审计师和公司行为的分析必须从关注财务报告系统入手。财务报告系统是对经营业务涉及的资料和事项进行加工、整理并最终生成财务报告的过程,它包含输入、加工和输出三个环节。对于输入环节,它取决于客观真实的资料 and 事项,虽然也易被管理层操纵,但操纵的难度和成本都很大;而加工环节是财务报告形成的重要环节,这一环节受到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相关法规的约束,但会计选择存在很大的自由性,为管理层操纵盈余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可能。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以及相伴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则刺激着管理层进行盈余操纵。公司治理的作用就是对管理层有违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以使财务报告更具真实性、可靠性和时效性。公司内部治理仅能对公司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进行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因此对事后的结果即财务报告进行评价和监督是必要的。Watts和Zimmernan(1983)的研究证实审计能够对两权分离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形成监督,并能应对会计信息系统的不断复杂化。Imhoff(2003)认为董事会、管理层、会计和审计准则制订者、审计师能影响财务报告系统,只是他们的作用和侧重点不一样。Simunic(1980)从财务报告系统的角度研究内部审计、外部审计的投入资源决定和审计定价问题。以上研究仅触及到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很小一个方面即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的关系,而且建立的模型也仅考虑了审计定价,并未关注审计的其他方面,尤其是审计师声誉和审计质量并未反映在模型中。

如果说从财务报告系统的分析来看审计与公司治理机制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是一个角度,那么从代理成本的解决这一公司内部问题出发,也可以得到审计与公司治理的关系。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代理成本包括监督成本、保证成本和剩余损失。代理成本与盈余操纵是否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或者说二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我们并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经验检验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

操纵增加了代理成本,而代理成本并不是完全因盈余操纵而产生。许多研究者(Bedard等,2004;Gul等,1999;Fan等,2005)从减少代理成本的角度分析公司治理与审计的关系,虽然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指标,但都认为加强公司治理或改善其结构会减少代理成本,这要么减少了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要么影响了审计师对公司固有风险判断,从而进一步建立与审计各方面的联系,如审计收费、审计师选择、审计质量等。很多学者找到了审计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经验证据(Fan等,2005;Frankel等,2002;Ashbaugh等,2003)。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发现公司治理状况影响了审计师对于公司固有风险判断,从而影响审计定价(Bedard等,2004;Larcker等,2004)。这些研究提供了许多经验证据,加深了我们对公司治理与审计之间关系的认识。但是对于公司和审计师如何在这些方面进行决策,我们尚不能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本文试图从公司价值最大化、审计师利润最大化出发,研究公司在公司治理建设、审计费用支付等方面的决策行为,研究审计师如何投入资源用于开展单期审计业务和提高审计质量,这些参与者在审计定价这一交汇点展开博弈,目的是减少代理成本和增加公司价值。

二、相关假设

我们假设客户公司和审计师都是风险中性的,并追求每期收益的最大化。客户公司除进行生产经营外,还要对投入资源进行完善以及进行公司治理,对公司经营、内部控制进行事前、事中监督,聘请审计师对公司经营结果进行鉴证,从而对管理层的事后结果进行监督。客户公司的治理状况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代理成本,从而增加公司价值;同时,良好的公司治理状况也向市场传递了一个好的信号,从而推动公司价值的提高。审计师的聘请对客户公司而言会产生经营成本,而审计收费对审计师来说是收益,双方都会在竞争的要素市场购买资源来进行公司治理和提高审计质量。因此,我们令: q_c 表示客户公司投入资源的数量,用于公司治理的开展和改善; q_a 表示审计师投入资源的数量,用于当期审计过程和长期的审计声誉的建立以及审计质量的提高; v 表示客户公司投入资源的单位成本; c 表示审计师投入资源的单位成本。

我们进一步假设 q_c 和 q_a 不仅表示使用资源的投入,而且表示这些资源投入所带来的唯一结果,即公司治理状况的改善和审计质量的提高。它们可以提高公司价值,减少未来财务报告失败所带来的损失,这些损失包括直接的经济损失和机会成本等。我们以 ∇ 表示公司价值(它本身就表示未来收益的净现值),它是一个随机变量;以 Γ 代表审计失败所带来的未来损失的净现值,其也为随机变量。公司价值 $E(\nabla)$ 与未来损失 $E(\Gamma)$ 都是客户公司和审计师的资源投入量的函数,分别表示为: $E(\nabla)=f(q_c, q_a)$; $E(\Gamma)=g(q_c, q_a)$ 。我们假设客户公司和审计师都知道函数的形式,并都知道这些函数的一阶和二阶导数关系,也就是说,客户公司和审计师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一阶偏导和二阶偏导为:

$$\frac{\partial E(\nabla)}{\partial q_c} > 0 \quad \frac{\partial^2 E(\nabla)}{\partial q_c^2} < 0 \quad \frac{\partial^2 E(\nabla)}{\partial q_c \partial q_a} > 0$$

$$\frac{\partial E(\nabla)}{\partial q_a} > 0 \quad \frac{\partial^2 E(\nabla)}{\partial q_a^2} < 0 \quad \frac{\partial^2 E(\nabla)}{\partial q_a \partial q_c} > 0$$

随着资源投入量的增加,公司价值提高,但提高的速度是递减的,以下我们称这些一阶偏导为边际价值贡献:

$$\frac{\partial E(\Gamma)}{\partial q_c} > 0 \quad \frac{\partial^2 E(\Gamma)}{\partial q_c^2} > 0 \quad \frac{\partial^2 E(\Gamma)}{\partial q_c \partial q_a} > 0$$

$$\frac{\partial E(\Gamma)}{\partial q_a} < 0 \quad \frac{\partial^2 E(\Gamma)}{\partial q_a^2} > 0 \quad \frac{\partial^2 E(\Gamma)}{\partial q_a \partial q_c} > 0$$

这意味着随着资源投入量的增加,未来损失降低,而降低的速度是递减的,以下我们称这些一阶偏导为边际损失。交叉项的二阶函数大于0意味着两种资源的投入量具有相互替代作用,即给定 $E(\nabla)$ 和 $E(\Gamma)$,有:

$$\frac{dq_a}{dq_c} < 0 \quad \frac{d^2 q_a}{dq_c^2} > 0$$

另外,如果审计失败或遭到投资者起诉,所产生的经济损失一般由客户公司和审计师共同分担。我们以 θ 表示由审计师承担损失的比例,其也为随机变量。客户公司和审计师都知道 $E(\theta)$,并且 θ 和 Γ 相互独立。 θ 满足以下条件:

$$0 \leq \theta \leq 1$$

令 p 代表外部审计服务的价格,因此 $p q_a$ 就代表客户公司支付给审计师的审计费用。以 t 表示审计师用于提高自己的声誉和审计质量的资源投入成本,同时 t 也代表资源投入的结果,即审计师声誉和审计质量。 t 不仅受当期进行审计活动时投入资源量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多期资源投入量的影响,它是审计师资源投入量的函数,即 $t=t(q_a)$,并满足以下条件:

$$\frac{dt}{dq_a} > 0 \quad \frac{d^2 t}{dq_a^2} > 0$$

这表明,随着资源投入量的增加,审计师的声誉和审计质量得到了提高,并且随着资源投入量的持续增加,审计师的声誉和审计质量以递增的速度提高。

另外,我们假设审计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客户公司与审计师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即他们都互相了解对方的决策过程、利润函数等。

我们还必须假设公司内部资源投入量的增加会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而审计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如董事会独立性的提高、两权分离程度的降低等,都有助于减少代理成本,从而增加公司价值。这一点是上面假设的资源投入量与公司价值[即 $E(\nabla)$ 和 q_c]关系的理论和实证基础。另外,审计质量的高低影响了公司盈余质量,从而向投资者传递了真实的信号,投资者对由审计质量较高的审计师审计的公司做出正向反应,从而推动股价上涨,也就是说,审计质量间接提高了公司价值。Teoh和Wong(1993)研究了审计质量与盈余反应系数之间的关系,从经验证据上支持了“审计质量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公司价值”的观点。

三、客户公司与审计师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1. 完全竞争市场中长期均衡下的静态博弈。由于客户公司对公司治理的资源投入与审计师的资源投入存在相互替代

影响,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资源投入量上的博弈。静态博弈表现为某方知道对方决策过程的情况下,二者同时做出最优决策。客户公司的收益最大化函数为:

$$\text{Max}\pi_c = E(\nabla | q_c, q_a) - vq_c - pq_a - E(\Gamma | q_c, q_a)[1 - E(\bar{\theta})] \quad (1)$$

而审计师的收益最大化函数为:

$$\text{Max}\pi_a = pq_a - cq_a - E(\Gamma | q_c, q_a)E(\bar{\theta}) - t \quad (2)$$

这里审计质量变量是审计师投入资源的结果,同时声誉好、审计质量高的审计师又会给客户公司带来公司价值的提升。因此,具有较好声誉的审计师要求的审计费用往往高于较差声誉的审计师,如国际“四大”审计师的审计费用高于国内审计师的审计费用(漆江娜等,2004;耿建新和房巧玲,2006)。审计师的审计质量或声誉一方面反映在审计费用 pq_a 上,另一方面反映在声誉成本 t 上。审计师长期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长期获得的利润为 0,这是厂商追求收益最大化和充分竞争的结果。然而,完全竞争市场中厂商长期利润为 0 的前提是产品无差异。而审计师提供的服务具有差异性,有违这一前提。但是,审计长期竞争的结果可以使审计质量在长期内趋于一致,也就是说长期内审计服务的差异无限趋于零。因此,对于审计师而言,在长期内最优化和完全竞争可以产生这样的结果:

$$pq_a - cq_a - E(\Gamma | q_c, q_a)E(\bar{\theta}) - t = 0$$

或者:

$$pq_a = cq_a + E(\Gamma | q_c, q_a)E(\bar{\theta}) + t \quad (3)$$

将式(3)代入式(1),可以得到:

$$\text{Max}\pi_c = E(\nabla | q_c, q_a) - vq_c - pq_a - E(\Gamma | q_c, q_a) - t \quad (4)$$

由于假设客户公司与审计师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客户公司知道审计师的决策函数,从而客户公司实际上是对 q_c 和 q_a 进行最优化,由式(4)可得,其最优化的必要条件是:

$$\frac{\partial \pi_c}{\partial q_c} = \frac{\partial E(\nabla)}{\partial q_c} - v - \frac{\partial E(\Gamma)}{\partial q_c} = 0$$

或者:

$$\frac{\partial E(\nabla)}{\partial q_c} - \frac{\partial E(\Gamma)}{\partial q_c} = v \quad (4-1)$$

$$\frac{\partial \pi_c}{\partial q_a} = \frac{\partial E(\nabla)}{\partial q_a} - c - \frac{\partial E(\Gamma)}{\partial q_a} - \frac{dt}{dq_a} = 0$$

或者:

$$\frac{\partial E(\nabla)}{\partial q_a} - \frac{\partial E(\Gamma)}{\partial q_a} - \frac{dt}{dq_a} = c \quad (4-2)$$

这些必要条件说明,在完全信息状况下和完全竞争的审计市场中,公司治理的资源投入量和外部审计资源的投入量达到某一点结束,在这一点上,资源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价值(边际收益-边际成本)正好等于资源的投入价格。从式(4-1)和(4-2)中,我们可以分别解出 q_c 和 q_a 。由于完全竞争状况下,审计师和客户公司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因此市场均衡价格是给定的,从而可以决定审计费用 $\bar{p}q_a$ 。

2. 审计年度内的单期决策。现在的问题是,即使考虑声誉或审计质量带来的审计费用增加,虽然在长期竞争中审计师的最优化利润为 0,但是某一审计期的利润不一定为 0。虽

然式(4-1)、(4-2)给出了最基本的结果,但此时放宽假设关注某一时期的情况即审计师在某一审计年度的问题。式(2)的必要条件如下:

$$\frac{\partial \pi_a}{\partial q_a} = p - c - \frac{\partial E(\Gamma)}{\partial q_a} E(\bar{\theta}) - \frac{dt}{dq_a} = 0$$

或者:

$$\hat{p} = c + \frac{\partial E(\Gamma)}{\partial q_a} E(\bar{\theta}) + \frac{dt}{dq_a}$$

这一结果说明,在审计的某一期,审计师会将价格定在与资源投入的边际成本相等这一点上。很明显,这一审计价格包含了审计师声誉和审计质量的影响。

现在将“ $\hat{p} = c + \frac{\partial E(\Gamma)}{\partial q_a} E(\bar{\theta}) + \frac{dt}{dq_a}$ ”代入式(1),有:

$$\text{Max}\pi_c = E(\nabla | q_c, q_a) - vq_c - [c + \frac{\partial E(\Gamma)}{\partial q_a} E(\bar{\theta}) + \frac{dt}{dq_a}] q_a - E(\Gamma | q_c, q_a)[1 - E(\bar{\theta})] \quad (5)$$

最优化的必要条件是:

$$\frac{\partial \pi_c}{\partial q_c} = \frac{\partial E(\nabla)}{\partial q_c} - v - [\frac{\partial^2 E(\Gamma)}{\partial q_a \partial q_c} E(\bar{\theta})] q_a - \frac{\partial E(\Gamma)}{\partial q_c} [1 - E(\bar{\theta})] = 0$$

简化得:

$$\frac{\partial E(\nabla)}{\partial q_c} - v - \lambda q_a - \frac{\partial E(\Gamma)}{\partial q_c} [1 - E(\bar{\theta})] = 0 \quad (5-1)$$

其中: $\lambda = \frac{\partial^2 E(\Gamma)}{\partial q_a \partial q_c} E(\bar{\theta})$ 。根据式(5-1)可以明确地解出审计师的最优投入资源量 q_a :

$$q_a = \{ \frac{\partial E(\nabla)}{\partial q_c} - v - \frac{\partial E(\Gamma)}{\partial q_c} [(1 - E(\bar{\theta}))] \} / \lambda$$

可见,审计师投入资源的数量是客户公司投入资源数量和单价的函数。而且,给定客户公司投入资源的单位价值不变,随着 q_c 的增加,边际价值贡献的减少和边际损失的增加使 q_a 减少,相反的情况也成立。这意味着,当审计师发现客户公司用于公司治理的投入不多、公司治理状况较差而存在较高的公司治理风险时,审计师用于审计的资源投入就会相应增大。这与 Bedard 和 Johnstone(2004)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致。进一步,对于审计费用 F ,计算公式为:

$$F = p q_a = [c + \frac{\partial E(\Gamma)}{\partial q_a} E(\bar{\theta}) + \frac{dt}{dq_a}] \times \{ \frac{\partial E(\nabla)}{\partial q_c} - v - \frac{\partial E(\Gamma)}{\partial q_c} [(1 - E(\bar{\theta}))] \} / \lambda$$

这一结果说明审计费用不仅受审计师自身投入资源的影响,还受客户公司投入资源数量和单价的影响。而且,随着 q_c 的增加,审计师资源投入量 q_a 减少,审计价格 p 降低,审计费用 F 相应减少,相反的情况也成立。这说明,随着公司治理状况的改善,公司治理风险降低,审计师会要求更低的审计费用。这也与 Bedard 和 Johnstone(2004)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致。

四、客户公司与审计师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动态博弈的过程可以具体描述为:第一阶段,客户公司预先完全了解审计师在第二阶段可能采取的行动以及利润最大

化函数,并且知道审计师也知道自己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审计师也完全了解客户公司的价值最大化函数,并且知道客户公司知道自己对它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们采取动态博弈通常的做法即倒推法来求解这一问题。

首先,求解审计师行动的最优化问题,式(2)的必要条件为:

$$p-c-\frac{\partial E(\bar{L})}{\partial q_a}E(\bar{\theta})=\frac{dt}{dq_a}$$

设此情况下审计师的最优资源投入量为 q_a^* ,则上式又可以表示为:

$$\frac{dt}{dq_a}=f(q_a^*)=p-c-\frac{\partial E(\bar{L})}{\partial q_a}E(\bar{\theta}) \quad (6)$$

由“ $\frac{d^2t}{dq_a^2}>0$ ”知道 $f(\cdot)$ 为单调增函数,其逆函数 $f^{-1}(\cdot)$

也为单调增函数。我们可从式(6)中解出 q_a^* :

$$q_a^*=f^{-1}\left[p-c-\frac{\partial E(\bar{L})}{\partial q_a}E(\bar{\theta})\right]=g(z) \quad (6-1)$$

$$\text{其中: } z=p-c-\frac{\partial E(\bar{L})}{\partial q_a}E(\bar{\theta}).$$

从式(6-1)可以看出, q_a^* 是 q_c 和 p 的函数,即 $g(z)$ 为复合函数,表现为: $q_a^*=g[z(q_c,p)]$ 。

将式(6-1)代入式(1),得:

$$\begin{aligned} \text{Max}_{q_c,p} \pi_c = & E(\nabla | q_c, q_a) - vq_c - pf^{-1}\left[p-c-\frac{\partial E(\bar{L})}{\partial q_a}E(\bar{\theta})\right] - \\ & E(\bar{L} | q_c, q_a)[1-E(\bar{\theta})] \end{aligned} \quad (7)$$

客户公司此时面临的问题就是对 p 和 q_c 进行最优化,其必要条件是:

$$\frac{\partial \pi_c}{\partial p} = f^{-1}\left[p-c-\frac{\partial E(\bar{L})}{\partial q_a}E(\bar{\theta})\right] - p \cdot g'(z) = 0 \quad (7-1)$$

$$\begin{aligned} \frac{\partial \pi_c}{\partial q_c} = & \frac{\partial E(\nabla)}{\partial q_c} - v - p \cdot g'(z) \cdot \left[-\frac{\partial^2 E(\bar{L})}{\partial q_a \partial q_c}E(\bar{\theta})\right] - \frac{\partial E(\bar{L})}{\partial q_c} \\ & [1-E(\bar{\theta})] = 0 \end{aligned} \quad (7-2)$$

$$\text{从而可以得到: } p^* = \frac{g(z)}{g'(z)} = \frac{f^{-1}(z)}{[f^{-1}(z)]'} \quad (7-3)$$

将“ $p^* = \frac{g(z)}{g'(z)}$ ”代入式(7-2),得到:

$$\begin{aligned} \frac{\partial E(\nabla)}{\partial q_c} - f^{-1}(z) \cdot \left[-\frac{\partial^2 E(\bar{L})}{\partial q_a \partial q_c}E(\bar{\theta})\right] - \frac{\partial E(\bar{L})}{\partial q_a} \\ & [1-E(\bar{\theta})] = v \end{aligned} \quad (7-4)$$

从式(7-3)可以看出, $f^{-1}(z)$ 来源于式(6)中的“ $\frac{dt}{dq_a}=f(q_a^*)$ ”。

审计价格 p 受审计质量 t 与审计资源投入量 q_a 之间的函数关系形式的影响,说明审计师投入资源的效率和方式将会影响审计价格。进一步,根据求得的审计价格和审计资源投入量可求出最优的审计费用:

$$F^* = p^* q_a^* = \frac{[f^{-1}(z)]^2}{[f^{-1}(z)]'}$$

这说明审计费用也受到审计质量函数的影响,审计师以

怎样的效率和方式来投入资源从而提高审计质量不但会影响审计价格而且会影响审计费用。而且,这种影响进一步反映在式(7-4)中,随着审计质量的提高,给定投入资源的单价不变,客户公司的边际成本增加,因此式(7-4)要求相应的边际收益增加,从而使资源的投入量减少。这说明,客户公司通过聘请较好声誉的审计师,可以减少用于公司治理的资源投入量,但是需要负担更高的审计费用。这进一步说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是一种能够代替公司内部治理进行有效监督的治理机制。这与Fan等(2005)的经验检验结果一致。本文的结论不仅适用于Fan等(2005)所述的新兴市场,如东南亚与我国市场,而且适用于成熟的资本市场,如美国市场等。美国等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中审计扮演的公司治理角色也被许多学者所证实。

五、结论

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不仅产生了代理问题,而且产生了监督管理层行为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审计。在公司内部,如果将会计视为一个财务报告系统,管理层有可能在加工环节操纵盈余,使财务报告结果不真实,影响所有者的投资决策,使公司价值降低,使投资者遭受损失。公司治理和审计能够约束和监督代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公司治理与审计也产生了联系。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如何、公司与审计师的资源投入行为如何,经验证据(Bedard等,2004; Gul等,1999; Fan等,2005; Frankel等,2002; Ashbaugh等,2003; Larcker等,2004)并不能完全给出答案。

本文从公司价值最大化、审计师利润最大化的角度研究了客户公司与审计师相互博弈的过程。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过程中,审计师会根据客户公司的治理状况来决定自身资源的投入量和审计费用;而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过程中,客户公司会根据审计师审计质量的高低来决定自身资源投入量的大小和审计费用。在动态博弈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中,客户公司通过聘请审计质量较高的审计师,可以减少用于公司治理的资源投入,但是需要负担更高的审计费用。这些结论意味着,无论是在新兴市场(Fan等,2005),还是在发达资本市场(Larcker和Richardson,2004),审计都扮演着重要的公司治理角色。

但本文中的模型尚未涉及以下问题:客户公司与审计师之间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双方博弈的状况;公司治理与审计师更换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 Ashbaugh H., Warfield T.. Audits as a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Evidence from the German Marke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Research*, 2003; 2
2. 耿建新,房巧玲.国际四大所与我国本土大所审计收费比较研究——来自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初步证据. *当代财经*, 2006; 1
3. 漆江娜,陈慧霖,张阳.事务所规模、品牌、价格与审计质量——国际“四大”中国审计市场收费与质量研究. *审计研究*, 2004; 3